

□ 颜运策

# 患难见真情



我的挚友袁金维，1954年在星子团县委，那时我在县委秘书室，同在一栋办公楼工作。因为他年长一岁，有时我称其为袁兄。

他的妻子程艳梅，1952年在星子县三区公所，与我同在一起工作。虽然与我同年，但要小我的月份，所以她常称我为颜哥。后来大家按其同音，都称她为“程妹”。

几十年来，因工作需要，我们虽然各奔东西，但心中彼此都有你我，经常来往，关系密切。就连下一代，也亲如家人，世交很深。

岂能忘怀，我妻子那年因病去世，袁兄与程妹带着女儿袁萍、袁华，来到贺嘉山悲痛告别时，程妹对痛失好友、同事、儿媳，深感悲切，泪如雨下，失声大哭。

就在这之后，程妹因病辞世，享年77岁。此时，我正在海南避寒过冬，没能参加追悼会见她一面，感到终生遗憾。当从海

南到九江的第二天，儿子开车送我上庐山，在袁兄的陪同下，来到庐山长青陵园，祭拜我那快言快语、多情多义的程妹，难免心痛楚，泪沾裳！

此时的袁兄，更是伤心地放声大哭！袁兄与程妹从1956年结为夫妻，几十年如一日，可谓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是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记得那是1956年，袁兄在星子团县委工作，年方二十一，风华正茂；而程妹在县委农工部工作，此时年龄刚满二十。他们当初在县委机关，可谓男才女貌的佼佼者，最为吸引大家的眼球。

那年的三月，程妹在鄱阳湖边的清乡乡蹲点。晚上，皓月当空，她没有那种刻意的打扮，独自坐在湖边的那块石头上。这时，袁兄如约而来。他手里提着些吃的东西，头发梳理得光光的，衣服穿得很得体，这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他与程妹依坐在石头上，两个恋人卿卿我我，促膝交谈。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8月1日，他们在团县委的办公室，买了几包香烟，还有些糖果、瓜子，由双方单位的领导主婚，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洞房花烛之夜，在这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内，放着两个单人床合起来的一张床，在那对鸳鸯枕头上成婚了。如此家徒四壁，却不失金玉良缘，恩爱无比。

婚后不久，袁兄调省团校学习半年，程妹则调海会区妇联工作。袁兄学习结业后，调海会区任团委副书记。从此，他们工作上比翼双飞，生活上互相关照，小夫妻的生活过得比蜜还甜，不久程妹就怀孕了。

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灾难性的厄运降临了！

那是1957年的上半年，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区委那个猴书记（他原本不姓猴，因其长相尖嘴猴腮，故有人背地称他为猴书记）假惺惺征求大家对区委领导的意见时，年轻气盛的袁兄，心怀善意，提了猴书记家属在机关生活特殊化的问题，惹怒了他，便记恨在心，不久将袁兄夫妇双双下放园艺场劳动，一个到猪场养猪，一个到兔场养兔。

这天晚上，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圆月的月亮却被阴云遮住了。程妹躺在床上，一筹莫展，一声不哼，似乎在思考着很多很多的事儿；袁兄忧心忡忡，炒了点花生米，坐在桌子边喝闷酒，喝了一盅又一盅，想借酒解愁却愁更愁。

东方刚刚吐出鱼肚色，他们就起床了，将那些不需要用的东西，捆绑好，准备送到

程妹的老家去。

从海会到程妹的家里，路途数十余里。因当初交通不便，条件有限，只能步行。

这一天，袁兄像棵遮风挡雨的树，无愧男人的责任和担当，自己手提、肩挑、背驮，咬牙前行，让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空手走着。

尽管如此，尽管到娘家还住了一个晚上，回到海会的当天，因为动了胎气，流产后大量出血不止。当送到区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医生要求立即转院。

此时的袁兄，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蚁，担心妻子的安危，便找到猴书记诉说，而这个猴书记听了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不准他请假护送妻子。

当时，袁兄听了忍无可忍火了，便顶撞了几句，这可把猴书记激怒了，他拍着桌子吼叫：“滚！你等着瞧吧！”

等着瞧的结果是：经领导研究，组织决定，袁金维、程艳梅因抗拒下放劳动，决定开除工作，继续下放劳动。

这个猴书记还一不做二不休，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便暗地列出袁兄三大罪状：一、不服从领导；二、抗拒劳动；三、有右派言论。并通过逐级上报，遭送到芙蓉农场劳动教养，一去就是四年零三个月。

芙蓉劳教农场，位于长江下游，与彭泽县的芙蓉镇接壤，中间只隔了一条港。

当初的劳教农场，属于省管，接收全省的劳教人员。在劳教人员中，绝大多数为男性，也有极少数的女性，多数是年轻人。

传说隔港相望的芙蓉镇，经常住着劳教人员的家属，也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性常来。而有些劳教人员的男性青年，时不时不顾冒险和严寒，偷偷涉水来到芙蓉镇，以寻求爱侣和暗恋。

袁兄被送到芙蓉劳教农场的野猪垅，后改为第七大队。

大队长谢帮慰，据说是个烈属子弟，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耿直，敢说敢为，重视劳教人员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生活，还经常找他们谈话谈心。

过了好几个月了，那是在一个落雨天的下午，谢大队长通知袁兄到大队部，很客气地说：你也是个劳苦人家出身的人，来这里表现很好，劳动积极。我看了你的档案，与你说的出入很大，我会重视你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老婆叫来，与你住在一起。

谢大队长的话语虽然很短，但句句是暖人心的实话。

这天晚上，他睡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

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想着想着，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按照大队长说的，程妹很快就来到了农场，袁兄程妹梦寐以求的美梦实现了。

他们就这样，夫妻俩就在劳教农场安家落户，同甘共苦，共度良宵，于第二年生下一子，取名为“袁超英”。

是啊，政治上受过迫害的人，往往更加注重政治上的问题，连儿子取名也不犯大忌。取名超英的含义，显然是赶美超英的意思。也许，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许，这是对儿子的殷切期待。

真是喜事连连，袁兄到农场的第四个年头，又接到谢大队长的通知，说是上级来了领导，要找他谈话。当时，他心里忐忑不安，心想不知道又有什么事了？！

当袁兄到了队部，只见一个高高大大的干部让他让座后问：“你是袁金维同志吗？”此时的袁兄惊呆了，他不相信这是称他为同志，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眼泪唰的一下，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是啊，这些年来，他从未听说过有人对自己有过这种亲切的称呼。今天的泪流满面，就是过去受苦受罪受冤那么深沉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是的，这位找袁兄谈话的领导，就是省检察院的刘护平检察长。他对袁兄当面宣布：经省检察院甄别，对你政治上的问题，给予彻底平反，并建议恢复公职，安排工作。

袁兄快步回家，将这一天大的喜事如实告诉程妹之后，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当然，这是激动的大哭，这是感到幸福的大哭，也是多年来所受委屈的一次大释放！

这哭声可谓悲哀而又悲壮。年幼的儿子超英看见爸爸妈妈如此大哭，虽然不知何因，也自然被感染得大哭起来，大小三人在房间里哭成一团！

这莫名其妙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都一个个跑过来伸着头看，都一时不知道袁兄家里发生了什么？！

随着检察机关对袁兄的平反，人事部门也很快重视对程妹公职问题的考虑。程妹恢复了干部待遇，随袁兄安排在庐山工作。从此，夫妻俩工作、生活在庐山，两个温情儒雅的女儿，有如一对金花银花，更像两个紧身小棉袄，温暖着爸爸妈妈的心。

到了老年，袁兄与程妹，更是悠闲自乐，福寿绵绵，常常手挽着手，漫步在河南路上的林荫里，享受着这“晚开的花，陈年的酒，迟到的爱，未了的情”，谁人都说最美不过夕阳红！

# 在德国看足球赛

□ 李志川

探亲刚到德国，女儿女婿的朋友胡里（音译）特地请我去纽伦堡看了一场足球赛。

缘由是上次来德国时两家一起去看了场足球赛，我可能表现得有些激动，胡里就认定我是个足球迷。这次他提前订购了票，只请我去，我的外孙女大俏算是临时翻译，他的女儿则是大俏的陪同。

球赛在纽伦堡的体育馆进行，这个馆的特点是场外有四个高高矗立的照明灯柱，场内完全利用这灯柱上面的几排灯光照明。下午二点钟的比赛，我们一点就赶到了，却还是晚了，场里场外都是人，门口稍远处的一家啤酒店生意爆满，喝酒的全是穿着红色T恤的纽伦堡球迷。进场是要安检的，里面人更多，馆前的空地处有很多摊位，专卖球衣球帽纪念品和上面写着球队名的红宽带子，还有好几排吃食店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在买面包啤酒饮料当午饭。

我们也买了吃的，在台阶上坐下吃着，向来不喜欢吃汉堡的我这顿球迷式午饭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饭后进场，眼前一亮：这是个相当正规的体育场，绿茵赛场的两端都有大屏幕现场播

放。胡里是个铁杆球迷，父女俩身穿红衣，并给我带来了写有球队名字的短条幅，可双手拉起展示，也可当腰带斜披在胸前。他一直对我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有关球赛的事情。听了大俏的翻译，我才知道今天的比赛是纽伦堡足球队对另来自德国北方地区来的我说不来名字的足球队。在上座率近七成的看台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纽伦堡球队的球迷，只在南端的有一方座位是客队球迷，只有几百人吧。

我隔壁的一方看台四周有栏杆拦住了，这是铁杆球迷的位置，有近千人吧，是有组织的活动，前台壁上拉着横幅，竖着旗杆，摆着长条桌，安着音箱，方桌上站着几个人，拿着手提电喇叭在指挥，球赛还没开始就鼓动着球迷们擂鼓、吹号、呐喊、歌唱。球赛一开始，那站在条桌上的指挥者就赤膊上阵了，指挥着球迷呐喊歌唱，还有起立、坐下、摇手、摆动和在看台上波浪式起伏，还指挥着看台前的横幅不时地调换，从栏杆上收走又放下新的，我不识德文，也不知横幅写的是什么；又换了旗帜，从有着纽伦堡球队队徽的旗帜到彩色旗帜，不断地更换招摇。其间，这一方看台竟

然还出现了全体球队迷各人头顶一张大绿纸，在看台上拼接出绿色大方块，这可是中国大型文艺表演时翻牌的形式啊！又忽然一声令下，所有的持纸者将纸揉搓成一团，齐刷刷地朝看台下丢去，霎时，体育场内的跑道上一片绿纸团。正诧异这不是“环境污染”吗，却见从出场门边极快地走出几队拖着黑色大垃圾袋的球迷，用不了几分钟，就把一地的绿纸团收拾起来，丢入袋中拖走了，跑道上瞬间就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看起来，一切都是早有准备，一切都闹而不乱，井然有序，可见球迷的素质。正是七月暑天，下午的阳光强烈，随着球迷们情绪越来越高，这一方铁杆球迷中脱衣服打赤膊的青年也就越来越多，最后前面几排全是光膀子拉拉队员了。那声音也只能用震耳欲聋、惊天动地来形容了。

球赛很精彩，两队实力悬殊，就不细说了，这一场球的结果是：纽伦堡球队3:0完胜。

这当然让纽伦堡的球迷们喜之若狂。而那南端的客队球迷，起先还有呼喊声，最后无声无息了。因离得太远，我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

由此可见比赛主客场的差别。

许是怕球迷们会有过激行为，到球赛快结束时，有列队警察从出场口鱼贯而出，到这场铁杆球迷和南端客队球迷的看台前面而站，警惕地注视着看台上球迷的举动。在此之前，也有警察在球场内，但人不多，间隔很远。比赛结束后，球迷虽然激动，但一直到纽伦堡球员特地来这场铁杆球迷看台致谢时，都没有发生意外。

德国球迷光膀子看球，他们可能或是习惯或是早有保护措施，只是苦了我这个刚来的中国人，实在适应不了欧洲的强烈日头直晒，手脸全红彤彤的了，以后好几天一直灼痛。

我当然是和胡里父女、我的外孙女一样，为纽伦堡队加油的。因三个球进得真是漂亮，所以我也放肆地喊了叫了，人也完全地放松爽了一回。

不过说真的，我在国内很少看足球，绝对是个伪球迷。好在语言不通，只在进球时叫好就是，其他球事一概不说，胡里也就看不出我的破绽了。胡里可能对我的表现再次满意，在中场休息时，还特地跑到外面的摊位上买了个纽伦堡球队标志的圆牌送给我。